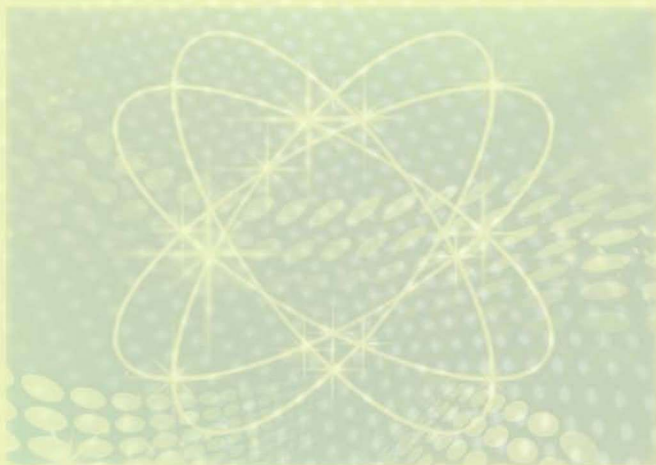


三言二拍精编 2

(明) 冯梦龙 编 刘振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警世通言下篇.....	1
第十一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	1
第十二卷 范鳬儿双镜重圆.....	27
第十三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36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48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59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79
第十七卷 钝秀才一朝交泰.....	89
第十八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100
第十九卷 崔衙内白鹞招妖.....	110
第二十卷 计押番金鳊产祸.....	121
醒世恒言叙.....	133
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134
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49
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160
第四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196
第五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216
第六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228
第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243
第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263
第九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	286
第十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303
第十一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321
第十二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333
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340
第十四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360

警世通言下篇

第十一卷 苏知县罗衫再合

早潮才罢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这四句诗，是唐朝白居易杭州钱塘江看潮所作。话中说杭州府有一才子，姓李名宏，字敬之。此人胸藏锦绣，腹隐珠玑，奈时运未通，三科不第。时值深秋，心怀抑郁，欲渡钱塘，往严州访友。命童子收拾书囊行李，买舟而行。才华出江口，天已下午。李生推篷一看。果然秋江景致，更自非常。有宋朝苏东坡《江神子》词为证：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李生正看之间，只见江口有一座小亭，匾曰“秋江亭”。舟人道：“这亭子上每日有游人登览，今日如何冷静？”李生想道：“似我失意之人，正好乘着冷静时，去看一看。”叫：“家长，与我移舟到秋江亭去。”舟人依命，将船放到亭边，停桡稳缆。李生上岸，步进亭子。将那四面窗棂推开，倚栏而望，见山水相衔，江天一色。李生心喜，叫童子将桌椅拂净，焚起一炉好香，取瑶琴横于桌上，操了一回。曲终音止，举眼见墙壁上多有留题，字迹不一。独有一处连真带草，其字甚大。李生起而观之，乃是一首词，名《西江月》，是说酒、色、财、气四件的短处：

酒是烧身硝焰，色为割肉钢刀，财多招忌损人苗，气是无烟火药。四件将来合就，相当不欠分毫。劝君莫恋最为高，才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罢，笑道：“此词未为确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若无酒，失了祭享宴会之礼，若无色，绝了夫妻子孙之事，若无财，天子庶人皆没用度；若无气，忠臣义士也尽委靡。我如今也作一词与他解释，有何不可？”当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就在《西江月》背后，也带草连真，和他一首。

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

李生写罢，掷笔于桌上。见香烟未烬，方欲就坐，再抚一曲，忽然画檐前一阵风起！

善聚庭前草，能开水上萍，
惟闻千树吼，不见半分形。

李生此时，不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朦胧中，但闻环佩之声，异香满室，有美女四人：一穿黄，一穿红，一穿白，一穿黑，自外而入。向李生深深万福。李生此时似梦非梦。便问：“四女何人？为何至此？”四女乃含笑而言：“妾姊妹四人，乃古来神女，遍游人间。前日有诗人在此游玩，作《西江月》一首，将妾等辱骂，使妾等羞愧无地。今日蒙先生也作《西江月》一首，与妾身解释前冤，特来拜谢。”李生心中开悟，知是酒、色、财、气四者之精，全不畏惧，便道：“四位贤姐，各请通名。”四女各言诗一句，穿黄的道：

“杜康造下万家春。”

穿红的道：

“一面红妆爱杀人。”

穿白的道：

“生死穷通都属我。”

穿黑的道：

“氤氲世界满乾坤。”

原来那黄衣女是酒，红衣女是色，白衣女是财，黑衣女是气。李生心下了然，用手轻招四女：“你四人听我分割：

香甜美味酒为先，美貌芳年色更鲜。
财积千箱称富贵，善调五气是真仙。”

四女大喜，拜谢道：“既承解释，复劳褒奖，乞先生于吾姊妹四人之中，选择一名无过之女，奉陪枕席，少效恩环。”李生摇手连声道：“不可，不可！小生有志攀月中丹桂，无心恋野外闲花。请勿多言，恐亏行止。”四女笑道：“先生差矣。妾等乃巫山洛水之俦，非路柳墙花之比。汉司马相如文章魁首，唐李卫公开国元勋，一纳文君，一收红拂，反作风流话柄，不闻取讥于后世。况佳期良会，错过难逢，望先生三思。”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心猿意马，拿把不定，不免转口道：“既贤姐们见爱，但不知那一位是无过之女？小生情愿相留。”

言之未已，只见那黄衣酒女急急移步上前道：“先生，妾乃无过之女。”李生道：“怎见贤姐无过？”酒女道：“妾亦有《西江月》一首：

善助英雄壮胆，能添锦绣诗肠。神仙造下解愁方，雪月风花玩赏。”

又道：“还有一句要紧言语，先生听着：

好色能生疾病，贪杯总是清狂。八仙醉倒紫云乡，不羨公侯卿相。”

李生大笑道：“好个‘八仙醉倒紫云乡’，小生情愿相留。”

方留酒女，只见那红衣色女向前，柳眉倒竖，星眼圆睁，道：“先生不要听贱婢之言。贱人，我且问你，你只讲酒的好处就罢了。为何重己轻人，乱讲好色的能生疾病，终不然三四岁孩儿害病，也从好色中来？你只夸己的好处，却不知己的不好处：

平帝丧身因酒毒，江边李白损其躯。
劝君休饮无情水，醉后教人心意迷。”

李生道：“有理，古人亡国丧身，皆酒之过，小生不敢相留。”
只见红衣女妖妖娆娆的走近前来，道：“妾身乃是无过之女，也有《西江月》为证：

每羡鸳鸯交颈，又看连理花开。无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才。红罗帐里两和谐，一刻千金难买。”

李生沉吟道：“真个‘一刻千金难买’！”

才欲留色女，那白衣女早已发怒骂道：“贱人，怎么说‘千金难买’？终不然我到不如你？说起你的过处尽多。

尾生桥下水涓涓，吴国西施事可怜。
贪恋花枝终有祸，好姻缘是恶姻缘。”

李生道：“尾生丧身，夫差亡国，皆由于色，其过也不下于酒。请去，请去！”遂问白衣女：“你却如何？”白衣女上前道：

“收尽三才权柄，荣华富贵从生。纵教好善圣贤心，空手难施德行。有我人皆钦敬，无我到处相轻。休因闲气斗和争，问我须知有命。”

李生点头道：“汝言有理，世间所敬者财也。我若有财，取科第如反掌耳。眉批：从来有此，可叹可叹！”

才动喜留之意，又见黑衣女粉脸生嗔，星眸带怒，骂道：“你为何说‘休争闲气’？为人在世，没了气还好？我想着你：

有财有势是英雄，命若无时枉用功。
昔日石崇因富死，铜山不助邓通穷。”

李生摇首不语，心中暗想：“石崇因财取祸，邓通空有钱山，不救其饿，财有何益？”便问气女：“卿言虽则如此，但不知卿于平昔间处世何如？”黑衣女道：“象妾处世呵！

一自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合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喉间三寸流通。财和酒色尽包笼，无气谁人享用？”

气女说罢，李生还未及答，只见酒、色、财三女齐声来讲。“先生休听其言，我三人岂被贱婢包笼乎！且听我数他过失：

霸王自刎在乌江，有智周瑜命不长。

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

先生也不可相留。”李生踌躇思想：“呀！四女皆为有过之人。四位贤姐，小生褫薄衾寒，不敢相留，都请回去。”四女此时互相埋怨，这个说：“先生留我，为何要你打短？”那个说：“先生爱我，为何要你争先？”话不投机，一时间打骂起来：

酒骂色，盗人骨髓；色骂酒，专惹非灾；财骂气，能伤肺腑；气骂财，能损情怀。直打得酒女乌云乱，色女宝髻歪，财女捶胸叫，气女倒尘埃。一个个蓬松发遮粉脸，不整金莲撒凤鞋。

四女打在一团，搅在一处。李生暗想：“四女相争，不过为我一人耳。”方欲向前劝解，被气女用手一推：“先生闪开，待我打死这三个贱婢！”李生猛然一惊，衣袖拂着琴弦，当的一声响，惊醒回来，擦磨睡眼，定睛看时，那见四女踪迹？李生抚髀长叹：“我因关心太切，遂形于梦寐之间，据适间梦中所言，四者皆为有过。我为何又作这一首词，使后人观吾此词，恣意子酒色，沉迷于财气，我即为祸之魁首。如今欲要说他不好，难以悔笔，也罢，如今再题四句，等人酌量而行。”就在粉墙《西江月》之后，又挥一首：

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

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

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细看起来，酒也有不会饮的，气也有耐得的，无如财、色二字害事。但是贪财、好色的又免不得吃几杯酒，免不得淘几场气，酒、气二者又总括在财、色里面

了。今日说一桩异闻，单为财、色二字弄出天大的祸来。后来悲欢离合，做了锦片一场佳话。正是：

说时惊破奸人胆，话出伤残义士心。

却说国初永乐年间，北直隶涿州，有个兄弟二人，姓苏，其兄名云，其弟名雨。父亲早丧，单有母亲张氏在堂。那苏云自小攻书，学业淹贯，二十四岁上，一举登科，殿试二甲，除授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大尹。苏云回家，住了数月，凭限已到，不免择日起身赴任。苏云对夫人郑氏说道：“我早登科甲，初任牧民，立心愿为好官，此去只饮兰溪一杯水；所有家财，尽数收拾，将十分之三，留为母亲供膳，其余带去任所使用。”当日拜别了老母，嘱咐兄弟苏雨：“好生侍养高堂，为兄的若不得罪于地方，到三年考满，又得相见。眉批：可惜一个好官，不曾大任。”说罢，不觉惨然泪下。苏雨道：“哥哥荣任是美事，家中自有兄弟支持，不必挂怀。前程万里，须自保重。”苏雨又送了一程方别。苏云同夫人郑氏，带了苏胜夫妻二人，伏事登途，到张家湾地方。苏胜禀道：“此去是水路，该用船只，偶有顺便回头的官座，老爷坐去稳便。”苏知县道：“甚好。”

原来坐船有个规矩，但是顺便回家，不论客货私货，都装载得满满的，却去揽一位官入乘坐，借其名号，免他一路税课，不要那官人的船钱，反出几十两银子送他，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苏知县是个老实的人，何曾晓得怎样规矩，闻说不要他船钱，已自勾了，还想甚么坐舱钱。那苏胜私下得了他四五两银子酒钱，喜出望外，从旁撺掇。苏知县同家小下了官舱。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黄河，过了扬州广陵驿，将近仪真。因船是年远的，又带货太重，发起漏来，满船人都慌了。苏知县叫快快拢岸，一时间将家眷和行李都搬上岸来。只因搬这一番，有分教：苏知县全家受祸，正合着二句古语。道是：

漫藏诲盗，冶容诲淫。

却说仪真县有个惯做私商的人，姓徐名能，在五坝上街居住。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一只大客船，装载客人，南来北往，每年纳还船租银两。他合着一班水手，叫做赵三、翁鼻涕、杨辣嘴、范剥皮、沈胡子，这一班都不是个良善之辈；又有一房家人，叫做姚大。时常揽了载，约莫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时，半夜三更悄地将船移动，到僻静去处，把客人谋害，劫了财帛。如此十余年，徐能也做了些家事。这些伙计，一个个羹香饭熟，饱食暖衣，正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你道徐能是仪真县人，如何却揽山东王尚书府中的船只，况且私商起家千金，自家难道打不起一只船？是有个缘故：王尚书初任南京为官，曾在扬州娶了一位小奶奶，后来小奶奶父母却移家于仪真居住，王尚书时常周给。后因路遥不便，打这只船与他，教他赁租用度。船上竖的是山东王尚书府的水牌，下水时，就是徐能包揽去了。徐能因为做那私商的道路，倒不好用自家的船，要借尚书府的名色，又有势头，人又不疑心他，所以一向不致败露眉批：□□家切□□□。今日也是苏知县合当有事，恰好徐能的船空闲在家。徐能正在岸上寻主顾，听说官船发漏，忙走来看，看见搬上许多箱笼囊篋，心中早有七分动火。结末又走个娇娇滴滴少年美貌的奶奶上来，徐能是个贪财好色的都头，不觉心窝发痒，眼睛里进出火来。又见苏胜搬运行李，料是仆人，在人丛中将苏胜背后衣袂一扯。苏胜回头，徐能陪个笑脸问道眉批：如画。：“是那里去的老爷，莫非要换船么？”苏胜道：“家老爷是新科进士，选了兰溪县知县，如今去到任，因船发了漏，权时上岸，若就有个好船换得，省得又落主人家。”徐能指着河里道：“这山东王尚书府中水牌在上的，就是小人的船，新修整得好，又坚固又干净。惯走浙直水路，水手又都是得力的，今晚若下船时，明早祭了神福，等一阵顺风，不几日就吹到了。”苏胜欢喜，便

将这话禀知家主。苏知县叫苏胜先去看了舱口，就议定了船钱。因家眷在上，不许搭载一人。徐能俱依允了。当下先秤了一半船钱，那一

半直待到县时找足。苏知县家眷行李，重复移下了船。徐能慌忙去寻那一班不做好事的帮手，赵三等都齐了，只有翁、范二人不到。

买了神福，正要开船，岸上又有一个汉子跳下船来道眉批：要紧关目。：“我也相帮你们去！”徐能看见，呆了半晌。原来徐能有一个兄弟，叫做徐用，班中都称为徐大哥、徐二哥。真个是“有性善，有性不善”：徐能惯做私商，徐用偏好善。但是徐用在船上，徐能要动手脚，往往被兄弟阻住，十遍倒有八九遍做不成。所以今日徐能瞒了兄弟不去叫他。那徐用却自有心，听得说有个少年知县换船到任，写了哥子的船，又见哥哥去唤这一班如狼似虎的人，不对他说，心下有些疑惑，故意要来船上相帮。徐能却怕兄弟阻挡他这番稳善的生意，心中嘿嘿不喜。正是：

泾渭自分清共浊，熏莸不混臭和香。

却说苏知县临欲开船，又见一个汉子赶将下来，心中倒有些疑虑眉批：疑虑中多少冤枉。，只道是乘船的，叫苏胜：“你问那方才来的，是甚么人？”苏胜去问了来，回复道：“船头叫做徐能，方才来的叫做徐用，就是徐能的亲弟。”苏知县想道：“这便是一家了。”是日开船，约有数里，徐能就将船泊岸，说道：“风还不顺，众弟兄且吃神福酒。”徐能饮酒中间，只推出恭上岸，招兄弟徐用对他说道：“我看苏知县行李沉重，不下千金，跟随的又只一房家人，这场好买卖不可挫过，你却不要阻挡我。”徐用道：“哥哥，此事断然不可！他若任所回来，盈囊满篋，必是贪赃所致，不义之财，取之无碍眉批：徐用堪坐忠义堂一把交椅。如今方才赴任，不过家中带来几两盘费，那有千金？况且少年科甲，也是天上一位星宿，哥哥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后来必然懊悔。”徐能道：“财产倒不打紧，还有

一事，好一个标致奶奶！你哥正死了嫂嫂，房中没有个得意掌家的。这是天付姻缘，兄弟这番须作成做哥的则个！”徐用又道：“从来‘相女配夫’。既是奶奶，必然也是宦家之女，把他好夫好妇拆散了，强逼她成亲，到底也不和顺，此事一发不可。”

这里兄弟二人正在唧唧啾啾，船艄上赵三望见了，正不知他商议甚事，一跳跳上岸来。徐用见赵三上岸，洋洋的到走开了。赵三问徐能：“适才与二哥说甚么？”徐能附耳述了一遍眉批：好人孤立，歹人多助，奈何！。赵三道：“既然二哥不从，到不要与他说了，只消兄弟一人，便与你完成其事。今夜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徐能大喜道：“不枉叫做赵一刀。”原来赵三为人粗暴，动不动自夸道：“我是一刀两段的性子，不学那粘皮带骨。”因此起个异名，叫做赵一刀。当下众人饮酒散了。权时歇息。

看看天晚，苏知县夫妇都睡了，约至一更时分，闻得船上起身，收拾篷索，叫苏胜问时，说道：“江船全靠顺风，趁这一夜风使去，明早便到南京了。老爷们睡稳莫要开口，等我自行。”那苏知县是北方人，不知水面的勾当，听得这话，就不问他了。

却说徐能撑开船头，见风色不顺，正中其意，拽起满篷，倒使转向黄天荡去。那黄天荡是极野去处，船到荡中，四望无际。姚大便去抛铁锚，杨辣嘴把定头舱门日，沈胡子守舵，赵三当先提着一口泼风刀，徐能手执板斧随后，只不叫徐用一人。

却说苏胜打铺睡在舱口，听得有人推门进来，便从被窝里钻出头向外张望，赵兰看得真，一刀砍去，正劈着脖子，苏胜只叫得一声“有贼”，又复一刀砍杀，拖出舱口，向水里摔下去了。苏胜的老婆和衣睡在那里，听得嚷，摸将出来，也被徐能一斧劈倒。姚大点起火把，照得舱中通亮。慌得苏知县双膝跪下，叫道：“大王，行李分毫

不要了，只求饶命！”徐能道：“饶你不得！力举斧照顶门砍下，却被一人拦腰抱住道：“使不得！”却便似：

秋深逢赦至，病笃遇仙来。

你道是谁？正是徐能的亲弟徐用。晓得众人动掸，不干好事，走进舱来，却好抱住了哥哥，扯在一边，不容他动手。徐能道：“兄弟，今日骑虎之势，罢不得手了。”徐用道：“他中了一场进士，不曾做得一日官，今日劫了他财帛，占了他妻小，杀了他家人，又教他刀下身亡，也忒罪过。”徐能道：“兄弟，别事听得你，这一件听不得你，留了他便是祸根，我等性命难保。放了手！”徐用越抱得紧了，便道：“哥哥，既然放他不得。抛在湖中，也得个全尸而死。”徐能道：“便依了兄弟言语。”徐用道：“哥哥撇下手中凶器，兄弟方好放手。眉批：节节见徐用精细。”徐能果然把板斧撇下，徐用放了手。徐能对苏知县道：“免便免你一斧，只是松你不得。”便将棕缆捆做一团，如一只馄饨相似，向水面扑通的摔将下去，眼见得苏和县不活了。夫人郑氏只叫得苦，便欲跳水。徐能那里容他，把舱门关闭，拨回船头，将篷扯满，又使转来。

原来江湖中除了顶头大逆风，往来都使得篷。仪真至邵伯湖，不过五十余里，到天明，仍到了五坝口上。徐能回家，唤了一乘肩舆，教管家的朱婆先扶了奶奶上轿，一路哭哭啼啼，竟到了徐能家里。徐能吩咐朱婆：“你好生劝慰奶奶：到此地位，不由不顺从，不要愁烦，今夜若肯从顺，还你终身富贵，强似跟那穷官。”说得成时，重重有赏。”朱婆领命，引着奶奶归房。徐能叫众人将船中箱笼，尽数搬运上岸，打开看了，作六分均分。杀倒一口猪，烧利市纸，连翁鼻涕、范剥皮都请将来，做庆贺筵席。

徐用心中甚是不忍，想着哥哥不仁，到夜来必然去逼苏奶奶。若不从他，性命难保；若从时，可不坏了他名节。虽在席中，如坐针

毡。众人大酒大肉，直吃到夜。徐用心生一计，将大折碗满斟热酒，碗内约有斤许。徐用捧了这碗酒，到徐能面前跪下眉批：徐能大有作用。徐能慌忙来搀道：“兄弟为何如此？”徐用道：“夜来船中之事，做兄弟的违拗了兄长，必然见怪，若果然不怪，可饮兄弟这瓯酒。”徐能虽是强盗，弟兄之间，倒也和睦眉批：不和睦的，强盗不如。，只恐徐用疑心，将酒一饮而尽。众人见徐用劝了酒，都起身把盏道：“今日徐大哥娶了新嫂，是个大喜，我等一人庆一杯。”此时徐能七八已醉，欲推不饮。众人道：“徐二哥是弟兄，我们异姓，偏不是弟兄？”徐能被缠不过，只得每人陪过，吃得酩酊大醉。徐用见哥哥坐在椅上打瞌睡，只推出恭，提个灯笼，走出大门，从后门来，门却锁了。徐用从墙上跳进屋里，将后门锁裂开，取灯笼藏了。厨房下两个丫头在那里荡酒。徐用不顾，径到房前。只见房门掩着，里面说话声响，徐用侧耳而听眉批：精细。，却是朱婆劝郑夫人成亲，正不知劝过几多言语了，郑夫人不允，只是啼哭。朱婆道：“奶奶既立意不顺从，何不就船中寻个自尽？今日到此，那里有地孔钻去？”郑夫人哭道：“妈妈，不是奴家贪生怕死，只为有九个月身孕在身，若死了不打紧，我丈夫就绝后了。黠朱婆道：“奶奶，你就生下儿女来，谁容你存留？老身又是妇道家，做不得程婴杵臼，也是枉然。”徐用听到这句话，一脚把房门踢开，吓得郑夫人魂不附体，连朱婆也都慌了。徐用道：“不要忙，我是来救你的。我哥哥已醉，乘此机会，送你出后门去逃命，异日相会，须记得不干我徐用之事。”郑夫人叩头称谢。朱婆因说了半日，也十分可怜郑夫人，情愿与他作伴逃走。徐用身边取出十两银子，付与朱婆做盘缠，引二人出后门，又送了他出了大街，嘱付“小心在意！”说罢，自去了。好似：

捶碎玉笼飞彩凤，掣开金锁走蛟龙。

单说朱婆与郑夫人，寻思黑夜无路投奔，信步而行，只拣僻静处走去，顾不得鞋弓步窄。约行十五六里，苏奶奶心中着忙，倒也不怕脚痛，那朱婆却走不动了。没奈何，彼此相扶，又捱了十余里。天还未明。朱婆原有气急的症候，走了许多路，发喘起来，道：“奶奶，不是老身有始无终，其实寸步难移，恐怕反拖累奶奶。且喜天色微明，奶奶前去，好寻个安身之处。老身在此处途路还熟，不消挂念。”郑夫人道：“奴家患难之际，只得相撇了，只是妈妈遇着他人，休得漏了奴家消息！”朱婆道：“奶奶尊便，老身不误你的事。”郑夫人才转得身，朱婆叹口气想道：“没处安身，索性做个干净好人。”望着路旁有口义井，将一双旧鞋脱下，投井而死眉批：浣纱女又有配享。

郑夫人眼中流泪，只得前行。又行了十里，共三十余里之程，渐觉腹痛难忍。此时天色将明，望见路旁有一茅庵，其门尚闭。郑夫人叩门，意欲借庵中暂歇。庵内答应开门。郑夫人抬头看见，惊上加惊，想道：“我来错了，原来是僧人！闻得南边和尚们最不学好，躲了强盗，又撞了和尚眉批：□□亦□□□□。，却不晦气。千死万死，左右一死，且进门观其动静。”那僧人看见郑夫人丰姿服色，不像个以下之人，甚相敬重，请入净室问讯。叙话起来，方知是尼僧。郑夫人方才心定，将黄天荡遇盗之事，叙了一遍。那老尼姑道：“奶奶暂住几日不妨，却不敢久留，恐怕强人访知，彼此有损。”说犹未毕，郑夫人腹痛，一阵紧一阵。老尼年逾五十，也是半路出家的，晓得些道儿，问道：“奶奶这痛阵，倒象要分娩一般？”郑夫人道：“实不相瞒，奴家怀九个月孕，因昨夜走急了路，肚疼，只怕是分娩了。”老尼道：“奶奶莫怪我说，这里是佛地，不可污秽；奶奶可往别处去，不敢相留。”郑夫人眼中流泪，哀告道：“师父，慈悲为

本，这十方地面不留，教奴家更投何处？想是苏门前世业重，今日遭此冤劫，不如死休！”老尼心慈道：“也罢，庵后有个厕屋，奶奶若没处去，权在那厕屋里住下，等生产过了，进庵未迟。”郑夫人出于无奈，只得捧着腹肚，走到庵后厕屋里去。虽则厕屋，喜得不是个露坑，倒还干净。郑夫人到了屋内，一连几阵紧痛，产下一个孩儿。老尼听得小儿啼哭之声，忙走来看，说道：“奶奶且喜平安。只是一件，母子不能并留：若留下小的，我与你托人抚养，你就休住在此。你若要住时，把那小官人弃了，不然佛地中啼啼哭哭，被人疑心，查得根由，又是祸事。”郑夫人左思右量，两下难舍，便道：“我有道理。”将自己贴肉穿的一件罗衫脱下，包裹了孩儿，拔下金钗一股，插在孩儿胸前，对天拜告道：“夫主苏云，倘若不该绝后，愿天可怜，遣个好人收养此儿。”祝罢，将孩儿递与老尼，央他放在十字路口。老尼念声“阿弥陀佛”，接了孩儿，走去约莫半里之遥，地名大柳村，撒于柳树之下。

分明路侧重逢弃，疑是空桑再产伊。

老尼转来，回复了郑夫人。郑夫人一恸几死。老尼劝解，自不必说。老尼净了手，向佛前念了血盆经，送汤送水价看觑郑夫人。郑夫人将随身簪珥手钏，尽数解下，送与老尼为陪堂之费。等待满月，进庵做了道姑，拜佛看经。过了数月，老尼恐在本地有是非，又引他到当涂县慈湖老庵中潜住，更不出门，不在话下。

却说徐能醉了，睡在椅上，直到五鼓方醒。众人见主人酒醉，先已各散去讫。徐能醒来，想起苏奶奶之事，走进房看时，却是个空房，连朱婆也不见了。叫丫鬟问时，一个个目瞪口呆，对答不出。看后门大开，情知走了，虽然不知去向，也少不得追赶。料他不走南路，必走北路，望僻静处，一直追来。也是天使其然，一径走那苏奶奶的旧路，到义井跟头，看见一双女鞋，原是他先前老婆的旧鞋，认

得是朱婆的，疑猜道：“难道他特地奔出去，到于此地，舍得性命？”巴着井栏一望，黑洞洞地。不要管他，再赶一程。又行十余里，已到大柳村前，全无踪迹。正欲回身，只听得小孩子哭响，走上一看时，那大柳树之下一个小孩儿，且是生得端正，怀间有金钗一股，正不知什么人撒下的，心中暗想，“我徐能年近四十，尚无子息，这不是皇天有眼，赐与我为嗣？眉批：皇天真个有眼。”轻轻抱在怀里，那孩儿就不哭了。徐能心下十分之喜，也不想追赶，抱了孩子就回。到得家中，想姚大的老婆，新育一个女儿，未及一月死了，正好接奶。把那一股钗子，就做赏钱，赏了那婆娘，教他：“好生喂乳，长大之时，我自看顾你。”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插下蔷薇有刺藤，养成乳虎自伤生，
凡人不识天公巧，种就秧苗待长成。

话分两头。再说苏知县被强贼掳入黄天荡中，自古道：“死生有命。若是命不该活，一千个也休了。只为苏知县后来还有造化，在水中半沉半浮，下汊吞到向水闸边。恰好有个徽州客船，泊于闸口。客人陶公夜半正起来撒溺，觉得船底下有物，叫水手将篙摘起，却是一个，浑身捆缚，心中骇异，不知是死的活的？正欲推去水中，有这等异事，那苏知县在水中浸了半夜，还不曾死，开口道：“救命！救命！”陶公见是活的，慌忙解开绳索，将姜汤灌醒，问其缘故。苏知县备细告诉，被山东王尚书船家所劫，如今待往上司去告理。陶公是本分生理之人，听得说要与山东王尚书家打官司，只恐连累，有懊悔之意。苏知县看见颜色变了，怕不相容，便改口道：“如今盘费一空，文凭又失，此身无所着落，倘有安身之处，再作道理。”陶公道：“先生休怪我说，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闲事。若只要个安身之处，敝村有个市学，倘肯相就，权住几时。”苏知县道：“多谢，多谢！”陶公取些干衣服，教苏知县换了，带回家中。这村名虽

唤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每家多有儿女上学，却是陶公做领袖，分派各家轮流供给，在家教学，不放他出门。看官牢记着，那苏知县自在村中教学。正是：

未司社稷民人事，权作“之乎者也”师。

却说苏老夫人在家，思念儿子苏云，对次子苏雨道：“你哥哥为官，一去三年，杳无音信，你可念手足之情，亲往兰溪任所，讨个音耗回来，以慰我悬悬之望。”苏雨领命，收拾包裹，陆路短盘，水路搭船，不则一月，来到兰溪。那苏雨是朴实庄家，不知委曲，一径走到县里。值知县退衙，来私宅门口敲门。守门皂隶急忙拦住，问是甚么人。苏雨道：“我是知县老爷亲属，你快通报。”皂隶道：“大爷好利害，既是亲属，可通个名姓，小人好传云板。”苏雨道：“我是苏爷的嫡亲兄弟，特地从涿州家乡而来。”皂隶兜脸打一啐，骂道：“见鬼！大爷自姓高，是江西人，牛头不对马嘴！”正说间，后堂又有几个闲荡的公人听得了，走来帮兴，骂道：“那里来这光棍，打他出去就是。”苏雨再三分辨，那个听他。

正在那里七张八嘴，东扯西拽，惊动了房内的高知县，开私宅出来，问甚缘由。苏雨听说大爷出衙，睁眼看时，却不是哥哥，已自心慌，只得下跪禀道：“小人是北直隶涿州苏雨，有亲兄苏云，于三年前，选本县知县，到任以后，杳无音信。老母在家悬望，特命小人不远千里，来到此间，何期遇了恩相。恩相既在此荣任，必知家兄前任下落。”高知县慌忙扶起，与他作揖看坐眉批：□□□。，说道：“你令兄向来不曾到任，吏部只道病故了，又将此缺补与下官。既是府上都没消息，不是覆舟，定是遭寇了。若是中途病亡，岂无一人回籍？”苏雨听得哭将起来道：“老母家中悬念，只望你衣锦还乡，谁知死得不明不白，教我如何回覆老母！”高知县傍观，未免同袍之情，甚不过意，宽慰道：“事已如此，足下休得烦恼。且在敝治宽住